定川遺書

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棃洲搜得殘稿一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卽其言行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尙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世僅見謝山之所節錄未見全帙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旣因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

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劃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馮舸月葉綅卿輯慈湖年譜益矛盾矣且不獨後之人也王深寧生宋之世爲九先生祠堂記其言叔晦以國正家居是已而謂大愚往還不及三君則非也慈湖絜齋是時雖受官而猶家居班班可攷後生小子如壽鏞者何敢自詡多聞輒云有得今既集羣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攷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鈞游之

地竹洲風景無閒古今湖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攷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即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攷鄞縣藝文志王梓材據軒有補葺沈定川文集今亦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

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吏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續有所獲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沈端憲公遺像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人物之生斯世何其相遇之難哉氣稟得於天而學力資於人兼之者難也故奉議郎舒州通判沈煥天資偉特識度高明家庭之間自有伊洛蚤游文館又與天下英俊講明其於氣稟學力蓋兼之矣一命登朝受知孝祖得時行道庶幾乎展盡底蘊而官止佐貳不終顯榮命也何如士林其歎中郎進秩太常議謚華文袤閣我孝祖聖文神思之所在也俾之侍直切近晉漢所以表耿先哲崇獎名儒且彰承奉先猷之意云魂兮有知欽服休命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詔

定川遺書目錄

卷一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箴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淨慈寺記

竺碩夫墓誌銘

卷二

訓語

定川遺書卷一

宋鄞沈煥叔晦　後學鄞張壽鏞輯

詩

留別楊慈湖之鵝湖

任地從天景孰眞何須向北定三辰天涯未遇蜃樓市仙嶠偏多採藥人分手傳資每歧路知心講道更情親離亭信宿梅花驛只恐霏霏雨雪頻

案右詩見王檝軒宋元學案補遺

箴友

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

案右詩句見袁正獻公撰行狀云君始居家塾非聖賢書未嘗誦讀及游太學亦嘗箴其友云云董孟如輯甬上宋元詩略亦錄之

文

承奉郎孫君行狀

先生姓孫諱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居於縣之燭溪湖號雪齋野人里人尊之爲先生七世祖當五代時自睦州來徙家曾祖亮祖政生四子伯子昇仲子什叔子

充季子全先生叔氏子其季無子伯父命爲子家世力田伯父爲浮屠持其戒甚苦而識趣不凡間就儒生習論語孟子詩禮輒通大義慨然斬變其家爲儒集猶子親授訓傳飭厲嚴明於是先生之兄疇壽朋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稱伯父意故龍圖閣學士尚書胡公沂周伯之父定翁先生名宗伋字浚明方以學行講授閭里伯父俾壽朋卒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壽朋立志剛遠慕先生著毋晝寢羣居起敬毋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

語後不得復爾壽朋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不易得也壽朋早沒先生孤童自立學成益光先生之學本末有序始終可考以先聖爲師晷日拜先聖文永感悲思每旦誦孝經一通著日誦孝經賦不惑佛老不諂鬼神不好禨祥不事方術不信陰陽地理之書著卜葬說慕司馬溫國公未嘗妄語追念伯父恩望興門戸之意伯兄提攜教育之恩言輒流涕逢諱日臨祭祀歔欷哀泣終老不懈雖簞瓢不給而粢盛潔芳薄薦必齋衡茅不補而塋屋繕葺茂林勿翦敦

念族屬平心正氣且教且勸虔而嚴憚焉少尙忠義有憂當世心弱冠寓林暲聞徽宗崩北望大慟情發於詩末云常願吾皇不共天閒語中原舊事扼腕頓足憤激作默禱六言無一日敢忘君以天下爲己任但申幺麽之私遠冀明昌之寢其壯烈如此幼學於定翁定翁没持心喪編其嘉言善行曰胡氏賢訓每誦其德憂思感愴如其思伯父伯兄夫人之大倫親也君也師也三者隨力之所及此非古之所謂躬行君子乎年七十僦程公太中珦自爲墓志前卒一歲季子奉安車丞海陵神

氣瑩澈膚澤不類樂飲劇談龐眉皓然人謂難老而先生自言吾日月近矣爲詩往往多訣別語歲十一月朔扶杖瞻先聖畫像泣曰今而後不復得事先聖矣自是果臥疾不能興改歲之旦意少適取琴鼓之曰吾其遂與琴別乎越二十六日疾甚諸子泣進曰吾方澄心靜臥勿亂我明日熟寢覺猶進粥其夜復煮藥屢請不答將旦命諸子扶坐正色曰聖人五十知天命吾七十五矣胡使我不知命爲畏死戀生者乎誦曾子易簀一章及莊子蟲臂鼠肝語琅然不差移時病革絕復蘇命酌

一叵手自持飲飲竟曰姑退今日尚少延也又熟寢覺復起坐曰吾無餘念獨二孫未名撫二孫命之名而目諸子曰善教之旣則微笑曰吾眞無可言矣命旋席向仍寢晡時縣長官主簿問疾舉手別曰氣盡則止願加愛焉日暮氣寖微遂終官舍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甲子也嗚呼觀先生死生之變可以驗平生之學信本末始終不誣矣初有田三十畝娶同縣張氏得奩資十畝伏臘不贍常寄食授書助給中年三兒浸長謝主人歸訓家塾久之大困喪其土田然猶損衣輟食以周旋姻

親之急不事請謁不營錐刀忍窮如鐵石非其義餽之不受爲子求婦皆故人寒士之女曰吾方以禮訓吾家使婦挾富則閨門何觀不如兩窮之相安也諸子壯有過撻罰不少假子婦諸孫下逮僕妾進退有時少長就列凜如也平居愷悌慈恕恩意浹洽使人必知其勞苦察視寒煖飢飽盡其情家政雖細事薄物動有繩約獨米鹽出入用費贏縮告事而已不苛詰責未嘗與人爲怨聞一善輒記錄稱道不置終不及人之惡其教學者懇懇如己子家貧無書自諸經正義諸子書戰國策西

漢晉南北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異聞雜說悉手鈔或刪其要語楷書細字無點畫稍惰年四十餘不事科舉晦跡不入都邑者三十餘年晚隨季子就養所至謝客澹然繙書自娛詩文數十卷號雪齋野語皆有德者之言也年七十逢壽聖慶恩補承務郎後二年高宗再慶進承奉郎終之年九月辛酉歸葬舍南燭溪湖之濱潘山之塢三子應求鄉貢進士次應符次應時文林郎泰州海陵縣丞女一人未嫁而夭孫男祖祐祖詒孫女五人皆幼煥尉上虞始識先生之季子見其資端而秀發

知非而改過起而問其原委乃謂予曰吾伯祖開吾家儒學之端吾伯父植立爲儒之業今我父指前人誨我恐恐然未知其不負也甲辰歲始得拜先生於牀下閱略行蹟服膺名德進煥而教之視其貌如野鶴孤雲灑然不受世之塵也察其意慊然未始自足講學進德斃而後已也聽其言如五穀之飽人浸淫乎手足服體耳目端靜使人不能自已也使稍見之用趨死不顧利害去就白首耆艾喟然動衆心誰能屈之惜也時命大謬成於其身善於其家達於鄉而奮發乎後昆爲衛諸孤

將請於晦翁朱先生銘其墓不鄙煥委狀其行遂次第書之爲狀八月十四日從政郎充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沈煥謹狀

淨慈寺記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他無考證自天福庚子逆數而上適周一甲子圖經流傳不應無據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也淳熙戊申里之父老告於州曰淨慈爲剎實明越天台三郡田

夫野婦遠近老稚奔走徼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少朝晡稻蔬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牽潛化若有人從空中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麥布帛絲蔴薪炭菜果隨闕而應不求自至傾甕倒囊負擔挾篋牽聯號呼贔屭而來捨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丈室者行業不孚禱祝弗應里多疵癘人心累驚願更擇有道行者居之以妥慰山靈而加惠一方邦君吏部侍郎岳公從之丞召州之名刹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首俾通選一人得今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始至

周視庭宇喟嘆荒蕪衆相與畢力支傾補罅規恢隘陋甫期月百堵徐興法堂淸嚴以祗演佛事僧堂奥敞以休處朋徒且過接待之寮闢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浴有室鐘魚震響草木蔥茂叢林規制大略具體宏師以書來乞記其事余觀人之一心精誠所達雖天高地厚豚魚細微金石無情有感必通況數椽之興廢乎是心苟存鬼神其相之矣雖然天下之事其將興也責於己求於心其將壞也聽諸神歸諸天古今一軌宏師能充此心不倦則道俗丕應興起法席蓋未艾也

不然徒日燃熏瀹供而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遺之使刻之山中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民風靡競求福利上之人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不及三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識其所以振作頹廢之概如此

紹興改元八月記

竺碩夫墓誌銘

君姓竺諱欣字碩夫明之奉化人也竺氏先世服田君亹亹篤厚鄉里稱善人遺其子大年從游他日喜而語

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

案奉化縣志笠大年傳父頎字碩夫亹亹篤厚鄉里稱善人又云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注云歷志參學案及沈端憲撰笠碩夫墓誌銘宋元學案笠大年傳黃梨洲笠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笠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云云蓋本墓誌今端憲所撰原文既無可攷而得於奉化志及學案者止此又案志既云參沈端憲

撰竺頑夫墓誌銘是奉化志初成之日猶及見端

憲文集五卷之存也

定川遺書卷二

宋鄞 沈 煥叔晦 後學鄞 張壽鏞輯

訓語一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出於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秖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案右九條全謝山錄袁正獻公所輯定川言行編載入宋元學案定川學案後一條載入晦翁學案

訓語二

天子必有諫官今世牧守遂無諫者天子不得自行一事而牧守皆擅喜怒無敢問者錄事參軍自漢至唐專掌彈劾此職可復修也

道德仁義渾然無偏倚之謂成楊墨之仁義去道德而言之也老子之道德去仁義而言之也二者皆有弊以執一偏不知禮也道德仁義理一而名二體同而用殊

各行於其所當行而不偏於一曲非禮不能也

朝廷之上不言功名之大小則問官爵之崇卑利祿之厚薄此何等風俗哉今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者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可見禮樂明於上風俗厚矣

義是禮之變等是禮之常於坤乾觀變於夏時觀常非聖人孰能觀之

禮行不是行禮我與神有二不可謂之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案右五條見王騰軒宋元學案補遺第一條錄叔

晦語第二至四錄定川經說

訓語三

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寢室之壁

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

或謂姑安職何行道爲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衆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

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吾朝夕兢
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
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帥屬少事同列類以閒冷自逸
因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
作丞元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因
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
移書御史曰修奉大事宜先治喪紀喪紀明人心曉
然知君上與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
而肅

浙西帥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既歸告之其可即日出郊

官會稽時故人典方面者贈以白金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

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

衆右十條見袁正獻公撰行狀

訓語四

爲學錄同列率不敢與諸生語唯然歎曰將不知兵兵

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者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

初與司業爭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司業與焉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居太學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

案右四條一二見鎮海縣志本傳錄袁正獻公撰

言行編三見宋元學案本傳四見寶慶四明志本

傳錄自周益國文忠公撰墓碣

定川遺書卷二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後學鄞　張壽鏞輯

朱子答沈叔晦書一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旣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鄙所不遠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吕兄文字眞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

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況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書二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卽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

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書三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況又未得面承事理之問亦有難喻處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叩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

可以見眞是之所在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著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書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得遂行卻須救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柰何柰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

願悉聞之正遠唯冀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書四

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子細誤答了今承再諭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閒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

畏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由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叩蓍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

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諭糾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爲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爲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

然也

案以上五書見朱子文集

呂子約祖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詩

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裘
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
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兀兀坐曹如繫囚
吏餘只有萬斛愁一生安坐無幾求今日棲遲如罝郵
脫帽露頂囿狂流俯首折腰亦可羞誓將入海登之罘
棄置人間繞指柔蒼然暮色下羊牛出處語默兩悠悠

九原可起柳柳州燕坐相與未始遊

案此詩見至正四明續志

又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迹故傳尙有可考偶成數語簡季和因呈叔晦詩

鄞川舊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景迂有江亭晚望詩父老猶能理前話無錢無木人無功時有漕使來場中詰問造船事景迂對以此語云有錢則有木有木則有船既無錢則無木既無木則自然不能造船漕使語塞而去風流已往四

十載水仙木犀徒自紅景迂有思四明水仙詩及和蔡天啓四明瑤柱木犀之句吾嘗夜看司空集元符上書入邪中歲月蹉跎今幾許俯仰一身隨轉蓬自爾怕道四明守詎有律呂為始終易玄後譜此腁有又得剛說來發蒙景迂跋云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磬入獵較亦獵較復使妙句追飛鴻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氈毯平生執鞭所欣慕追尋故蹟得數弓超然之名猶可想超然之名舊矣相傳在江之滸後樓易其名而非復故處矣海氣微茫日未朧越中豈想不好事別乘皆賢心已悅場官纔綣真我友欲來卜築祠此翁大書特書景迂號

庶幾遺躅常淸通籍書期會目前耳此意當令齊洛嵩豐公室外草芃芃了齋卻掃耳若聾當時二士相游從夜闌太息非爲躬年運而往將湮淪後輩風□□□薄材微官猶未工尸祝越俎自忡忡誰圖遺像置學宮時與先儒相磨礲郤歸金華守吾宗端坐不出固其窮

附錄慈溪龍虎軒偶成

龍蟠虎踞秣陵城甬上倉官亦強名獨占高峯傲千古夜深月照落潮聲

老松偃蹇臥江濱風月煙霞寄此身不羨參天二千

尺低徊欲對小峩岷

仙都石筍似天成帛水松龍是弟兄走徧游人與行

客未知誰可寄深情

蒼然暮色已崢嶸姑射山頭臥玉鯨墨客強生龍虎

想我來猶自怯威名

尚書風節映鄞川人物蕭然又幾年世路逶迤雖已

極軒前龍虎尚依然

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

好何須胸次自干戈

此亦呂大愚作也見至正四明志雖未注呈叔晦云云然氣象萬千錄之可備纂大愚集者采取大愚集亡矣安得好事者爲之補葺傳世乎

定川遺書附錄卷一

定川遺書附錄卷二

後學鄞　張壽鏞輯

袁　燮

通判沈公行狀

曾祖開故不仕妣趙氏
祖子霖惠州博羅主簿妣應氏
父銖承務郎僉書鎭東軍節度判官母太孺人孫
氏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祖
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

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鶩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强慨然有追縱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淸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一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

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囊無貲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旣與諸賢定交又以諭後來者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吾曹生長偏方見聞固陋不以此時資明師畏友廓然開之何由自知不足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聞者悚惕因君以交諸賢五六年間朋從日盛相與講明立身之要務本趨實爲不朽

計皆自君倡之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自以資禀剛勁非所以歡庭闈痛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于寢室之壁日省觀焉嬰兒之慕不忘其初深以嚴威儼恪爲戒簽判公每對賓客君常供立其旁侍酒則竟席不敢去小不合意嚴誨飭之不以年長故假借父子自爲師友講論道義閨門肅雝士益信而歸之門人

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觴嚴㮚㸚端肅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銷中心悅服師道益尊尉曹三年不卑其官端居終日雖隆冬酷暑不少懈砥礪名節無秋毫私增葺學舍訓導有法馭下嚴紀律毋得輒至鄉井不得已而遣期以某日某時反命毋敢蹉跌訪求版籍得之胥吏家曰是政本也而此曹私之不謹隄防何以經久則鐍而藏諸榜其廡曰經界而歸權于其長有所闕視牢必關尉尉必請于牢始得啟封約束堅明吏姦莫措邑人賴之聲望藹然舉薦相

厲固辭不受或稱之政府諷使來見卒無所詣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自成均造士寖失古意官其閒者率皆安靜養名少所設施賓接有時物情頗隔君始至則延諸生日與周旋見者不以蚤暮遂欲整齊宿弊稍修教養法士爭歸之而長官始不樂矣先是舍法取士行藝優劣一決于試拔其尤者使職于學君欲參以譽望司業難之君持議如初會攷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丞相復稱君居官匪懈以

風切其餘息者滋多君介然自若或謂君姑安而職何行道爲君太息曰道與職豈有二哉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爲訕已相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惑焉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養其器業異時拔用未晚君方會食監中聞命不驚食罷夷然斂別而出謂其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自取光寵哉語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不愧友朋去無所恨在職纔八十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

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帥屬少事同列頗以閒冷自逸君曰設官分職安有閒冷者翼贊其長心所未安懇懇忠告省閱案牘如處要職下至場務宿弊悉革去之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肉之需州縣奉承不暇君以為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食自如安乎亟言于帥帥勵君條奏且表薦為修奉官君復移書御史修奉大事宜先治要紀要紀著明人心曉然知君上典禮之重貪求自息科擾自戢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

深然之帥去官君亦辭修舉後帥至復委以按察君直道而行械吏之詭緣爲姦者而還其科率之不當者人情安堵是歲旱荒領常平者以上虞餘姚二邑隸君振救躬履阡陌人人撫之詢戶口察顏色飾貌者逡巡自退而饑民皆遺之食迄無流移部使者才之亟剡奏稱君治行帥露章獨薦尤力侍從亦舉君自代章合上壽皇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召用之娼嫉者復至而左丞相既家居矣小人無計沮君疇昔所與有欲自明其非黨且因用君名作爲黨論復列

其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己不與焉而謂君爲之欲激衆怒合謀并力以梗其入謗語果暄有一從班以百口保君明其不然者遂稍息終不復召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台閣羽儀之選善類數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詃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家故清貧敝廬數閒隘不可居隨所寓止性輕財常誦李趙公

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室無私蓄辭受取舍雖小必謹嘗游中都浙西帥雅聞君名而知其貧欲饋之豐因所厚者言之君曰受則傷義拒則違俗以旣歸告之莫可卽日出郊官會稽時故人與方面者贈以白金君反之曰向也閒居賜何敢辭今祿矣義無兼受資用屢竭廉約自守意氣軒豁未嘗有悴色口不言貧不知君者雖謂之不貧可也奉母謹甚左右無違日進甘脆閒爲宴集以歡樂之與弟友愛深篤倡率妻孥撫養孤姝恩意隆洽略無少閒故人孤女窶甚聘以爲

寡婦富室欲聯姻諸子請之勤勤卒拒不許鄉閭有喪
不時舉女孤不嫁者念無以助聞會稽有義田慕效窮
乏其稱甚美乃請于鄉老鄉大夫爲表倡二公欣然意
合果于集事以君鄉評所推屬所以諷諭者君不憚勞
苦告諭諄諄誠意孚格樂助者甚衆未幾得田數百畝
儲峙有所職掌有人出納有法毋苟求毋徇私必核其
實品量多寡用而不匱有餘益市膏腴愈久愈多其惠
愈博鄉人義之咸曰此無窮利也規約甫立而君則病
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

念善類彫零爲歎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興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十二月丁酉葬于縣之翔鳳鄉象坎山龍尾之原配楊氏祔焉楊氏有賢行順于舅姑和于娣姒叔妹而相夫子以禮甚柔而正時有規切語君每謂之良友卒于淳熙己亥之歲君深悼之擇可爲繼室者難其人吏部郎中豐公誼清敏之孫能世其家故與君相知深曰吾長女可配君子遂以歸之子男四傳曾魯曾省曾敏曾女四長適舒鈃次許嫁呂喬年餘幼自君之沒朋友親故哭之皆慟四方賢士大夫識與

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攷其平生大節寧
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
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聾頹俗使時見用必能振
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
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焉自
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
不苟自恕嗜學如飢渴考察精密其爲言曰晝觀諸妻
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
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覺平可敬可親

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毅溫而弘者殆庶幾乎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史籍傳記採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學者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有蘊有足以

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諸孤將求銘以貽之無窮故爲之敘述其本末雖無能發明要摭實非溢美貴其可信而已惟當世篤論君子擇焉謹狀

定川言行編

謹案袁正獻公燮既撰定川行狀更輯言行編全謝山補定宋元學案書於舒廣平傳後云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

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因據之別爲舒傳（案舒傳已刊入類稿附錄）又近得定川言行錄（案錄字乃編字之誤謝山或誤識）因據之別爲沈傳徵特學案所闕他日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云云顧謝山錄於宋元學案者言行編僅僅九則而鄞志本傳又引一則鎮海縣志本傳更引三則內第三則卽宋元學案尊敬宋晦翁語王臒軒輯宋元學案補遺附錄四則未註來源其第一則卽鎮志所錄爲學錄常正衣冠者是也第三則本諸行狀第一則玩其語氣

似本諸言行編第三則未知所出壽鏘方以未見全編爲憾馮君孟顓一日以袁襄臣所輯正學公遺文鈔二卷見示其第二卷卽定川言行編也因互相勘比且細閱袁襄臣初稿卽煙嶼樓初本當時亦僅就謝山所錄者編之嗣得郡中沈氏譜鎭邑沈氏譜始獲全編然兩譜詞句閒有出入柳泉先生一一手校極爲精審襄臣者徐氏高第也不忘其祖輯其遺文而定川亦藉此以傳蓋二公氣誼旣浹洽於生平二氏子孫復勸守其先德相得益彰爰

將遺文鈔二卷及附錄付梓更就原編逐條摘錄
俾學者便於省覽焉若欲見原編則取正獻公遺
文鈔讀之可也

學於家庭以正心修身愛親敬長爲本步趨中規矩言
論有典則
入太學益自整勵與同志曰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
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
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
家素貧囊無餘貲冬或不絮姑蘇一巨室延請以誨其

子同舍皆勸其往曰吾方求益師友柰何舍去卒拒不往
永嘉崔象先頹然眾人中不自矜衒人鮮能知者君一
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
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知人
天資高邁狀貌偉特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
而養人正大之氣
居家事親恂恂卑下以嚴威儼恪爲戒每言學者工夫
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
由其學無本不於閨門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

道祇自欺耳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閡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大書親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於寢室之壁

忠義自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廷對鯁直指陳闕政無所諱忌

尉上虞人謂儒者世故未必周知而吏道通明應酧整暇終日廨宇扺暮而後返室

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約束其下甚嚴有所巡捕限以日期稍有稽違賞罰不貸非甚不得已不令人入鄉

信義輕財每讀唐李絳之言曰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辭受取舍關鍵甚嚴苟非其人有所饋遺未嘗輕受嘗游中都浙西帥知其貧欲厚遺之因君之善厚者先達此意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以渡江告之斯可

即日出關
爲太學錄常正衣冠同僚私謂曰沈君莊肅如是我輩
亦當如是盛暑時亦然同列率畏謗避嫌不敢與諸生
語喟然歎曰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情意不接不可之大
者獨延見無慮日
嘗爲司業言學職諸生之表非其人不可司業答以格
法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不能平
同僚有以行道爲笑侮者曰君子居其位必行其道道
之不行吾實恥之因發策試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日宰執侍從臺諫以及監學師儒之官立乎本朝而道不行詢所以然之故在職才八十日同列諸生送江濱有泣下者曰吾豈不知顧惜爵位僥倖改秩足爲親榮哉不如是則淪胥非吾素志耳

始未去或謂曰司業厚貌深情盍隄防之正色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司業與我厚吾豈敢逆詐既得罪始知擠者司業與焉但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

去國不以罪屏爲恨閒居累年守道無悶未嘗以得喪

用舍更其操身雖退而名益高

改過遷善不苟自恕其始面目嚴冷一語不輕發與朋友交面攻其短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如將浼焉觀摩既久浸浸寬博郎與之居可敬可愛

作永思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承給不暇侍郎鄭公薦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後帥復委以檢察治吏之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

務識大體非聖哲之書未嘗好史籍繁雜采取至約以爲簡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一本無伯字）博通諸書遺詩箴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終亡羊自居太學與官上庠時常持此論甚堅後識東萊呂公極論古今始知讀書之益

呂公之弟子約官里中相與契好諸書綱目講之尤詳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大本不立大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磨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里中

言家法者推沈氏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决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昏者明黍者立鄙吝者消中心悅服

愛君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少不合意常顰蹙不樂深以善類彫零爲憂

晚尤尊敬晦翁曰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旣寢疾猶以爲言蓋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

容貌巍然肇端無俗氣

吾儒之學在植根本識肩背無以精神彫瑑於陋巷偏

僻之習

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

其有功於吾道者開後學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材質不同相與磨礲浸灌而進德日衆

病革之際握手爲別毋以母老爲念

人品超卓世道所關求如君者難乎其人矣

通判舒州沈君（煥）墓碣　嘉泰三年　周必大

紹熙三年正月戊寅沈君叔晦卒十二月丁酉葬慶元府鄞縣翔鳳鄉家坎山龍尾之原凡四方知名士皆來

弔祭而全州守楊簡太學正袁燮有誄鄉評誌墳狀行
實授其子來請銘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
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銘可已乎按沈君世家定海
縣已而徙鄞曾祖開祖子霖經明行修主惠州博羅縣
簿父銖力以道義教子終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君諱煥叔晦字也少而奇偉年二十四舉於
鄉監補魁多士乾道五年省試第二以右廸功郎尉紹
興府上虞縣鄉村不識胥徒境無犬吠奮吏匿經界籍
爭訟紛然令檄追證君拘籍鐍之操驗稽決積弊以革

淳熙四年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八年春詔爲太學錄始君爲生員卽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知臨川陸九齡子壽之賢從而學焉見問日廣朋從趨向悉歸於正旣列學官則以昔所躬行淑諸人早暮延見學者聲譽日章長貳同僚已懷媢嫉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廷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忌之而君益侃侃自將或勸其姑嘗職耳道未可行也君曰道與職二乎適試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意似有所諷言路方以安靜爲大

體疑其詘也摘君與長官爭議宜少折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州教授而去茲可覩過矣明年丁父憂服闋選充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用舉主升從政郎高宗山陵越帥鄭侍郎汝諧奏充修奉官君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茇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絕矣後司尚書張杓復委之檢察君治甚緣爲奸者追償率重者支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拯恤君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者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

猶簡記許申擢通判舒州將用之也光宗覃恩轉奉議
郎賜緋衣銀魚歸徯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天性孝敬父
在時每對客必拱侍燕集竟席乃退晚奉母尤至誠頗
疑性過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以自
警友愛其弟撫養孤姪家雖貧一毫不敢假於人甘旨
之奉獨豐人疑不貧也聞會稽創義田凡吉凶有力不
給者佽助有差即白鄉貴效之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
遂爲無窮之利既病猶不廢書孜孜以人才國事爲言
昔曾子論弘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

以誠身誠身以悅親悅親以信友信於友乃獲於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而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耶自既聞言其志益堅不幸五十三而沒使天假之年成就豈易量哉雖然芝蘭當戶鋤之者人也雷風震林直木斯拔茲豈人乎天道難言予復何咎旣序且銘哀而不怨亦叔晦之志也歟君先娶楊氏有賢行前一紀卒豐淸敏公孫吏部郎中誼從以長女配之四男傳曾魯曾省曾敏曾皆傳父業魯曾今名杰用宗蔭爲迪功郎四女長適舒鈃次適呂喬年胡籲次許嫁李知至俱名門也孫男一

嗣隆孫女一尚幼家藏五卷大率仁義之言銘曰嗟我叔晦行高才全學富於海道直如弦秀出周行頎而儼然惟皇側席伊誰忌前可抑者進胡奪斯年命實使之彼何誅焉未嘗尤人矧豈怨天其事好還後當邈綿

謹案行狀作淳熙二年四月戊寅終是也墓碣誤

祭沈叔晦國錄文　史浩

嗚呼叔晦淳真資稟不羣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道得師深造優優聖域能窺閫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何患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

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顙鶴立雞羣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佐州效未及收遽以淪歿命不爲謀嗚呼上不獲終養於母氏下不逮延賞於諸子此意蕭條可哀也已有酒既清有餚既馨茲寓一奠心折涕零

祭南山沈公文

朱熹

嗚呼叔晦今果死與氣象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踰而

情性端靜劬然蠹魚之生死於書家徒長卿之四壁而淸恐人知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扃牖以至誠爲郊郛至於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鈎玄闡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

祭沈叔晦文

楊簡

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

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詖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

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茶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

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哭沈叔晦墓詩　　孫應時

宿草遂如許吾誰作九原堂堂那有此凜凜尚能存日落松風久天清霽氣暄百年知己淚灑盡欲何言

案孫燭湖應時又上晦翁書曰叔晦沈兄不幸謝世此瀨中之梁木一壞豈易復得

贈沈繒甫名省曾序　　袁甫

言心聲也發策之語直犯時忌惟先有輕利祿心故耳使所重在利祿尚不敢略有忤拂況敢從其蠹根病髓

而攻之耶若端慤沈先生之弘致淵識可謂達于重輕
之分矣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
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
寒襪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
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嗚呼惟其
如是故能尙氣節篤道誼視官爵如外物曾何足以動
吾之毫芒哉方其仕上虞也一尉之卑發爲問目深嗟
理學不明風俗頹靡于是以扶植公議爲主及爲學官
謂立朝而道不行赧然而動于中者今可謂無其人蓋

將以啟宰相而下愧恥之心耳且夫壞天下國家者私意也而惟一公字足以藥之壞士大夫節義者無羞惡之心也而惟一恥字足以藥之此二言劑切中膏肓人徒歎其善藥病耳孰知胸中耿耿不以得喪利害爲念而後能發此二問不然豈不能隨世俯仰雷同媕阿爲尋常場屋發策之語乃明目張膽慷慨深切如是也前一問尚爲世所容後一問不得安于朝列矣先生何加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愚于是敬服先生之心嘉熙二年十有一月己亥敬書以授先生之子智甫別駕云

跋沈國錄煥郭燕人牟太學私試策問

魏了翁

古之仕二爲貧爲道而已爲貧則苟以爲祿仕然非饑餓不能出門戶不爲也古有饑餓而不肯爲者矣夫苟爲道則立乎人之本朝大將行其道次猶欲行其言不則去之雖窮之者得我且不爲也況妻妾宮室乎此義久矣不明沈公乃能招諸生而誨之人主不以爲忤宰相趙文定亟稱之此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位司成職言責者獨何人而斷斷不可否之三曰包羞其象曰位不

當也三以陰柔居上自知不當其位亦赧然不能自安然則彼斷斷者夫非盡人之子與後四十有四年臨邛魏了翁撫卷太息書而歸其子省曾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袁桷

二先生授學鄉里踵門而登巍科膴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桷伏讀沈公書誨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厲更百年敦厚愷

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焉俾勿墜

案王騰軒宋元學案補遺於定川門人竺先生大年下節錄袁清容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今取清容集所載全錄之竺稷當是竺大年之孫清容所謂剡源竺君者郎大年也大年奉化縣志有傳著有禮記訂義惟志傳極略藝文志載汪元春禮記訂義序云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義等書可補志傳之闕萬季野撰儒林宗派出按定川之傳者祇錄竺

氏一人則其學可知也

端憲沈先生贊　黃潤玉

偉哉端憲本於躬行師道尊嚴郡國是倡曰道與職惟一無二任重道遠名昭百世

沈端憲公像贊　李堂

正色立朝以道舉職肅然師模以嚴啓迪反觀內省慎獨之功端憲追謚允符德容

沈端憲公墓詩　全祖望

籛書父子盡醇儒更有徵君闡道腴再世衣冠同翕聚

一林橅楷倚扶疏崇邱山下薪傳杳眞隱堂中蕙帳枯
鄉里義田乃餘事可憐高誼亦荒蕪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全祖望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曁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扁以題之即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

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壽鏞案呂子約泛舟至竹洲詩云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是子約自出百金購船而王季和修之非以場木製也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娭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往來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

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蘄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絇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

府之巍峩宸奎之焜燿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已者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夏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即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甍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鄞江人物論　張懋建

漢儒承秦燼之餘石渠天祿功著經籍而理學未淳宋儒負大力以昌明之周張二程之學統歸朱子而翼翼

以相成者則推陸象山先生象山之學直透性靈而昌其緒者則推四明正學四君子袁正獻攄發性功窺測閫奧楊慈湖遡源心性釐剔籬藩沈端憲澄澈根源把握主宰舒文靖待制全文原本性術皆屬象山正脈而端憲先生承朱子轉運浙東見訪相與闡發道理遺書靜廉二字復遣其弟炳就學象山門下尤其卓卓者也

下略

定川遺書附錄卷二